

菲茨杰拉德《鲁拜集》翻译策略探究*

吴 笛

(浙江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杭州 310028)

关键词: 菲茨杰拉德;《鲁拜集》;海亚姆;翻译策略

摘 要: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翻译成就以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为代表。数十年来,菲茨杰拉德的英译一直被视为“意译”或“再创作”的典型,绝少顾及他尊崇源语文本的本质特征。本文以文本考证分析为基础,力图探究菲茨杰拉德为实现源语文本经典再生这一原则而施行的多种独到的翻译策略。认为菲氏《鲁拜集》英译,根据文化传承与经典传播的需求,博采众长,灵活运用,旨在源语文本的生命得以延续,在“脱胎换骨”之后依然具有被读者认可和接受的旺盛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6-0758-06

Study of Edward Fitzgerald's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ubaiyat

WU Di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Key words: Edward Fitzgerald; Rubaiyat; Omar Khayya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bstract: The spreading of Persian Rubaiyat by Omar Khayyam is indebted to Edward Fitzgerald's English Translation in Victorian period. For the last decades, Fitzgerald's transl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exampl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r "re-creation", ignoring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fidelity to both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original texts.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Edward Fitzgerald's English Rubaiyat,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Regards that Edward Fitzgerald's English version us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birth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makes the target text as vivid and lively as before after the "transmogrification".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翻译如同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所翻译的《鲁拜集》更是其中的代表。《鲁拜集》甚至被视为英国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众多英国文学读本中,《鲁拜集》是其重要的章节。菲茨杰拉德对文学翻译以及《鲁拜集》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海亚姆的《鲁拜集》面世七个半世纪以后,依然默默无闻,直至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菲茨杰拉德将其译成英文之后,《鲁拜集》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使得这部诗集广泛流传,在英国文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9年,在菲茨杰拉德

《鲁拜集》英译本出版150周年的时候,英国1月份的《卫报》撰文说:“《鲁拜集》的出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其重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同在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①

关于菲茨杰拉德《鲁拜集》的翻译,被一些学者视为“意译”的典型,通过对源语文本和翻译文本的考证性研究,我们认为:菲氏《鲁拜集》英译,遵循的绝非一种策略,而是根据经典再生这一原则的需求,实施多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力图归纳和阐述菲茨杰拉德为实现源语文本经典再生这一原则所实施的三种独到的翻译策略。

*收稿日期:2017-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35)

作者简介:吴笛(1954-),男,安徽铜陵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诗歌、俄罗斯诗歌、文学翻译研究。

① 此句引文出自2009年1月英国《卫报》所刊载的相关评论,此处的评论引自网络电子文本,网址: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08/dec/29/poem-week-edward-fitzgerald>。

一、忠实源语文本，追求神形兼顾

策略属于思想层面，方法属于技术层面。翻译策略不等同于翻译方法，但翻译方法服从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1]83} 菲茨杰拉德的译文，很难以一种翻译策略进行概括，他在《鲁拜集》的翻译过程中，并非只是坚守单一的翻译策略。他所遵循的多种策略中首要的就是忠实于源语文本，追求神形兼顾。

“神形兼顾”，简洁的四个字，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方法，而是很多杰出的诗歌翻译家毕生的艺术追求。菲茨杰拉德也不例外，是他《鲁拜集》翻译思想建构中的核心要素。英国学者赫伦—艾伦（Edward Heron-Allen）曾对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和波斯文《鲁拜集》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 1889 年第五版的《鲁拜集》中，有 49 首是能够找到一一对应源语文本的翻译。^{[2]52} 这一考证，由于波斯文版本的权威性难以定论，也很难说明其考证的正确性，但是，却给我们大致展现了菲茨杰拉德的不拘一格的翻译风格和博采众长的翻译实践。

我们现以较为著名的第 12 首为例，来看看菲茨杰拉德英译文的风采。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3]145}
(只要在树荫下有一卷诗章，
一壶葡萄酒和面包一方，
还有你，在荒野里伴我歌吟，
荒野呀就是完美的天堂！)^{[4]107}

这是菲茨杰拉德的一首经过反复修改的忠实于原作精神和形式的优秀译作。直接译自波斯文的以忠实原文风格为特色的张鸿年的译文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一罐红酒，一卷诗章，

一块大饼，填饱饥肠。
我与你在荒原小坐，
其乐胜过帝王的殿堂。^{[5]74}

除了“在树荫下”以外，张鸿年的译文与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严格对应。俄罗斯《鲁拜集》翻译中最为流行的鲁苗尔（O. Румер）译自波斯文的俄文译文与此也非常相近，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论证：

О, если б, захватив с собой стихов диван
Да в кувшине вина и сунув хлеб в карман,
Мне провести с тобой денек среди развалин, -
Мне позавидовать бы мог любой султан.^{[6]11}
(假如躺在沙发手拿一卷诗章，
还有一罐酒，外加一袋食粮，
我哪怕与你成天在废墟上度过，——
那么也会让任何一个国王垂涎三丈。)^①

该诗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中基本上尊崇波斯原文，“酒”、“诗”、“粮”等意象以及“荒原”场景一个不少，叙说者和听众“你”也完全在场，只是意象的排列顺序略有变化。

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第 12 首译诗是神形兼顾的典范，那么第 20 首则是突出神韵了。张鸿年根据波斯文原文翻译的中文译文同样可以作为这首诗的基本内容的一个参照。译文如下：

小溪岸边的每株嫩草，
或许是美人鬓下的秀发。
漫步草坪脚步千万放轻，
如花的美人正憩息在草下。^{[5]26}

将青草与美人的秀发相关联，探讨其中的相似性，这无疑突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突出人体与自然万物的渊源关系，更是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俄罗斯最为流行的鲁苗尔（O. Румер）的俄译同样论证了该诗的基本内涵：

Трава, которую - гляди! - окаймлена
Рябь звонкого ручья, - душиста и нежна.
Ее с презрением ты не топчи: быть может,

① 文中凡是未注明出处的译文均为本文作者所译。其后不再一一标注。

Из праха ангельской красы возшла она.^{[7]143}

(青草镶在潺潺流动的溪边，
看吧，这般芬芳，情意绵绵。
切莫对她轻蔑地践踏，也许，
她正是源自绝代美女的残颜。)

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如下：

And this reviving Herb whose tender Green
Fledges the River's Lip on which we
lean——

Ah, lean upon it lightly! for who knows
From what once lovely Lip it springs
unseen!^{[3]149}

(我俩枕着绿草覆盖的河唇，
苏生的春草啊柔美如茵，——
轻轻地枕吧，有谁知道
它在哪位美人唇边萌生!)^{[4]109}

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不仅思想内涵一致，而且，也是采用 AABA 的韵式，再现了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我国译界，无论是 20 世纪 20 年代郭沫若的译文，还是 80 年代飞白的译文，或是其他如黄杲炘等译家的多种译本，包括李霁野、黄克孙等数十种文言文译本，也都是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转译的。这充分说明了菲氏译本的认可度以及生命力所在。他的译诗基于对源语文本的深入研究，并且以适合的手段来体现原文的风采。“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所竭力追求的修辞学和诗律学的手段，他的翻译早就丧失了震撼或愉悦读者的能力。”^{[8]70}

二、归化异化并举，翻译创作并重

从事过翻译实践的应该都有体会，由于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别，尊崇原文的神形兼顾的理想状态有时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坚守词语对应只会造成文化传承与读者接受上的障碍。菲茨杰拉德深深懂得这一道理，在《鲁拜集》译本前言中，他将自己的译文看成是“脱胎换骨”。^{[3]xviii}他在 1858 年 9 月 3 日致科威尔的信中也强调说：“我的翻译将从形式方面以及许多细节方面使你发生兴趣。根本不是逐字翻译。”^{[9]346}

菲茨杰拉德所翻译的《鲁拜集》，1859 年初版时，收诗为 75 首，1868 年第二版时，增加到 110 首，1872 年、1879 年、1889 年，又分别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第五版共收诗 101 首。这 101 首的最后定稿，有一部分采用归化与异化并举以及翻译与创作相结合的方法。他所说的“脱胎换骨” (transmogrification)，是一定意义上的“创造性翻译” (transcreation)，或我国学者所提及的“诗歌创意翻译”。^{[2]204} 翻译过俄文版《鲁拜集全集》的戈鲁别夫认为菲茨杰拉德的翻译是“意译”。^{[10]7} 在俄文翻译界，“意译” (во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的内涵是“自由翻译”，常常具有贬义的色彩，这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显然有失公允。而庞德则认为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是一种“再创造” (re-creation)，并且认为是“一代维多利亚诗人最为优秀的文学遗产”。^{[11]34}

如赫伦—艾伦所说，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中，有近一半的诗作能够找到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原文。除了能够忠实原文的译诗，属于“创造性翻译”的也有一定比例。所谓“创造性翻译”，即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改写” (创造) 的成份，但是，所“改写”的只是风格、语调、韵式、结构等语言层面的要素，然而，经过“创造性翻译”的译入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激发思想内涵、所焕发的情感以及所体现的生命力等方面，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现以菲茨杰拉德《鲁拜集》第 29 首为例。通过核对，我们认为鲁苗尔 (O. Румер) 的俄译文与波斯文原文颇为接近。该诗俄文译文如下：

Откуда мы пришли? Куда свой путь вершим?
В чем нашей жизни смысл? Он нам непостижим.
Как много чистых душ под колесом лазурным
Сгорает в пепел, в прах, а где, скажите, дым?^{[7]2}
(我们来自何处? 旅程又将何往?
我们生命意义何在? 难以想象。
许多真诚的灵魂，在苍穹之下
化为缕缕青烟，究竟飘向何方?)

诗中具有四个表示疑问的词语：Откуда (何处)、Куда (何往)、В чем (何在)、где (何方)，突出体现了令许许多多的哲人无法释怀的

人类命运的亘古疑案，诗人“来自何处”“又将何往”的疑问，是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探究的一个焦点，促使诗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思。

怀恩菲尔德（E. H. Whinfield）的英译本基本上尊崇原文，从意象、措辞、语序和语法结构，都绝少改变，甚至连诗中出现的三个问号也与波斯语原文一致，其译文如下：

We come and go, but for the gain, where
is it?

And spin life's woof, but for the warp,
where is it?

And many a righteous man has burned
to dust

In heaven's blue rondure, but their smoke,
where is it?^{[12]239}

然而，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中，与该诗在内容上相对应的是第 29 首，其英译如下：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I know not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3]153}

（我像流水不由自主地来到宇宙，
不知何来，也不知何由；
像荒漠之风不由自主地飘去，
不知何往，也不能停留。）^{[13]139}

菲茨杰拉德的英译，依然强调“不知何来，也不知何由”的疑问，该译文的精彩之处是在修辞方面用了数个明喻：像流水（like Water flowing），像荒漠之风（as Wind along the Waste），以及“不由自主地”（willy-nilly）一词反复使用。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中古波斯苏菲主义的神秘思想与 19 世纪后期的西方现代意识密切结合，融为一体。

三、强化合成翻译，着眼经典重生

鲁拜体诗歌是独立成篇的，每首之间并没有

相互关联的要素。海亚姆所创作的鲁拜体诗歌，总数有一千三百多首。而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鲁拜集》（第五版）只有 101 首。所以，对源语文本的选择，也是重要的翻译步骤。菲茨杰拉德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尊崇原文的排列顺序，而是在充分把握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的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文化传承的需求以及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和感悟。

因此，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部分采用了合成翻译的手段，打乱原文顺序，根据思想内涵和逻辑关联，进行重新组合，使得独立成篇的抒情诗有了相互关联的甚至具有长诗特性的诗歌系列，从而形成了新的结构模式，突出了诗歌主题的思想内涵，更赋予译文一种新的活力。菲茨杰拉德在谈到自己不懈的追求时，特别强调译文活力的重要，他曾写道：“我想，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翻译中如此呕心沥血，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但全是生命的倾注。译本必须存活，如果一个人不能尽存原作的精华，宁可倾注自己不算精华的生命。活着的麻雀胜过撑死的老鹰。”^{[14]5}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由于源语文本的限定，在难以达到神形兼顾的情形下，并非逐字逐句对应的合成翻译也是必要的选择。

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鲁拜集》对原文的排列顺序进行了富有目的调整后，思路更加贯通，结构更加严谨，思想也显得更加明晰。以第 35、36、37、38 首为例，这四首尽管在菲茨杰拉德的译本中排列在一起，思路连贯，成为有机的整体，突出体现了在无生命的物体中探索生命奥秘的思想内涵，但是波斯原文却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以张鸿年译自波斯文版本的《鲁拜集》^①为例，菲茨杰拉德的第 35 首译自波斯文的《鲁拜集》的第 126 首，第 36 首译自第 238 首，第 37 首译自第 311 首，第 38 首则是由波斯文第 3 首和第 5 首合成翻译。而据《波斯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介绍，“在波斯文学中，四行诗总是完整的独立的单位，通常没有以四行诗编号而构成的长诗，在四行诗的诗集中，唯一遵守或公认的编排顺序是根据字母的顺序。”^{[15]259}本是独立的诗，在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中，经过精心安排和调整，诗与诗之间便有了一定的关联。

① 张鸿年主要是根据伏鲁基编选，1941 年德黑兰出版的波斯文《鲁拜集》翻译的。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想把我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

我想这隐约答话的陶樽
一定曾经活过，曾经畅饮；
而我吻着的无生命的樽唇
曾接受和给予过多少热吻！

因为我记起曾在路上遇见
陶匠在捶捣粘土一团；
粘土在用湮没了的语言抱怨：
“轻点吧，兄弟，求你轻点！”

岂不闻自古有故事流传，
世世代代一直传到今天，
说是造物主当年造人
用的就是这样的湿泥一团？^{[4]111}

经过这一排列顺序的变动，所表达的思想就特别明晰了，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讨。这四首诗仿佛不是独立成篇的诗作，而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探索生命奥秘的组诗，甚至是首尾相贯的长诗。第35首借无生命的陶樽之口来叙说“及时行乐”的哲理：“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想把我生命的奥秘探询；/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开头这一首，仿佛是一篇科学论文，其基本观点是：无生命的陶樽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的体验是“及时行乐”。从此可以看出，当西方尚处在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东方诗歌中已经强烈地闪耀着具有人性色彩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古时期东方诗歌中的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表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先声。接着，第36首继续“论证”陶樽所具有的生命特质，陶樽不仅具有人类形态“樽唇”，而且有着人类情感体验：“而我吻着的无生命的樽唇/曾接受和给予过多少热吻！”在此，可以看出，生命的体验，不仅在于吃喝，更在于情感。第37首进一步挖掘陶樽富有生命的证据，继而从陶樽的原料泥土入手，以亲眼目睹的见证说明

泥土的生命特性。第38首则将陶樽的起源升华到人类的起源的高度。上帝造人和陶匠制作陶樽，都是以泥土为原料，更是加深了自然界的泥土与人类世界的同一性，也使得泥土与人类的关系有了宗教层面的深邃的关联。

在这四首诗中，从描述陶樽的生命特征开始，过渡到描写陶樽的情感特质，继而探究陶樽生命的论据，最后上升到宗教的层面来说明陶樽与人类的相似性。这几首诗浑然一体，层层递进，一步一步地从陶樽、泥土等无生命的物体中揭示存在之谜，探讨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能量。

菲茨杰拉德的这种对原文的排列顺序重新调整之后所进行的翻译，在意境、意象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从而更适合于译入语读者的感悟和接受，经过再经典化的译作，也更适于吟咏和流传。

四、结 语

菲茨杰拉德以文学翻译对英国维多利亚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对其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翻译策略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或技巧进行翻译，菲茨杰拉德都没有忘记译者的使命：“对我而言，我是想通过认真翻译把它拽出死亡，赋予其生命。”^{[16]iii}可见，对他而言，采用什么翻译手段是次要的，最为主要的翻译策略，是力图通过翻译来使得源语文本获得再生，并以新的生命获得流传。

参考文献：

- [1]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3): 82-88.
- [2] 邵斌. 诗歌创意翻译研究: 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3] Khayyam Omar.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M]. trans by Edward Fitzgerald,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1937.
- [4] 飞白. 诗海——世界诗歌史纲[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9.
- [5] 海亚姆. 鲁拜集[M]. 张鸿年,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 [6] Хайям Омар. Рубаи [М] // Переводы О. Румера. Избранная лирика Востока. Ташк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978.
- [7] Хайям Омар. Рубаи [М]. Ташк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982.

- [8] Tucker, Herbert F. Metaphor, Translation, and Autoekphrasis in FitzGerald's "Rubáiyát" [J]. Victorian Poetry, 2008, 46(1): 69-85.
- [9] Fitzgerald Edwar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 I [M]. London: Macmillan & Co, Limited, 1901.
- [10] Голубев, Игорь Андреевич. Тайнопись Омара Хайяма [M] // См. Омар Хайям. Руба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Москва: РИПОЛ классик, 2008.
- [11] Pound Ezra.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M]. New York: Faber and Faber, 1968.
- [12] Khayyam Omar. The Suffistic Quatrains of Omar Khayyam [M]. London: M. Walter Dunne Publisher, 1903.
- [13] 飞白. 世界诗库: 第8卷 [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4.
- [14] Fitzgerald Edwar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 II [M]. London: Macmillan & Co, Limited, 1901.
- [15] Browne E G.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 II [M]. Noida India: Goodword Books, 2002.
- [16] Fitzgerald Edward. Agamemnon: A Tragedy Taken from Aeschylus [M].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76.

责任编辑: 荣梅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隆重推出《力冈译文全集》

《力冈译文全集》收录力冈先生的经典俄罗斯文学翻译作品,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当代英雄》《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猎人笔记》《罪与罚》《野茫茫》《白轮船》等20余部俄罗斯文学名著,计19种24册,共700多万字,即将于2017年12月份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力冈(1926—1997),山东广饶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我国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和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我国翻译文学的一座丰碑。翻译家杨武能先生称力冈先生是“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介绍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大翻译家”。翻译家刘文飞先生称力冈先生为“我国20世纪最杰出文学翻译家之一”,“无论是他的翻译成果还是他的翻译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著名学者吴笛先生称赞“力冈先生是为译介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翻译大师”,“他所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至今仍在读书界和学界享有盛誉。”

力冈先生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忠于原著,忠实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完美地保持了原作的文学价值。他的翻译作品重视重建文学原作的语言艺术空间,重塑意义感悟的空间,充分地展现“敏锐的美感”和“细腻的文思”,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体现出一位翻译家的严谨文风和艺术匠心。

本译文全集收录了力冈先生的全部翻译作品(包括生前尚未发表的作品)。全集的出版对于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整理我国翻译文学的优秀遗产以及外国文学学科尤其是翻译学科的建设,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